

水滸

第一百十回

燕青秋林渡射鴈

宋江東京城獻俘

話說當下宋江問降將胡俊有何計策去取東川，安德兩處城池。胡俊道：『東川城中守將，是小將的兄弟胡顯。小將蒙李將軍不殺之恩，願往東川招兄弟胡顯來降。剩下安德孤城，亦將不戰而自降矣。』宋江大喜，仍令李俊同去。一面調遣將士，提兵分頭去招撫所屬未復州縣；一面差戴宗、賈表、申奏朝廷，請旨定奪，並領文申呈陳安撫，及上宿太尉書札。宋江令將士到王慶宮中，搜擄了金珠細軟、珍寶玉帛，將違禁的龍樓鳳閣、翠屋珠軒，及違禁器械衣服，盡行燒毀；又差人到雲安，教張橫等將違禁行宮器械等項，亦皆燒毀。

卻說戴宗先將申文到荆南，報呈陳安撫。陳安撫也寫了表文，一同上達。戴宗到東京，將書札投遞宿太尉，並送禮物。宿太尉將表進呈御覽。徽宗皇帝龍顏大喜，即時降下聖旨，行到淮西，將反賊王慶解

赴東京，候旨處決，其餘擒下僞妃，僞官等衆從賊，都就淮西市曹處斬梟示施行。淮西百姓，遭王慶暴虐，准留兵餉若干，計戶給散，以贍窮民。其陣亡有功降將，俱從厚贈蔭。淮西各州縣所缺正佐官員，速推補赴任交代。各州官多有先行被賊脅從，以後歸正者，都着陳瓘分別事情輕重，便宜處分。其征討有功正偏將佐，俱俟還京之日，論功陞賞。勅命一下，戴宗先來報知。那陳安撫等，已都到南豐城中了。那時胡俊已是招降了兄弟胡顯，將東川軍民，版籍，戶口，及錢糧，冊籍，前來獻納聽罪。那安德州賊人，望風歸降。雲安，東川，安德三處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賈不離其肆宅，皆李俊之功。王慶佔據的八郡八十六州縣，都收復了。自戴宗從東京回到南豐十餘日，天使捧詔書，馳驛到來。陳安撫與各官接了聖旨，一一奉行。次早，天使還京；陳瓘令監中取出段氏，李助，及一行叛逆從賊，判了斬字，推出南豐市曹處斬，將首級各門梟示。訖。段三娘從小不循閨訓，自家擇配，做下迷天大罪，如今身首異處，又連累了若干眷屬，其父段太公先死於房山寨。

話不絮繁，卻說陳安撫、宋先鋒、標錄李俊、胡俊、瓊英、孫安功次，出榜去各處招撫，以安百姓。八十六州縣，復見天日，復爲良民，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，撥還產業，復爲鄉民。西京守將喬道清、馬靈，已有新

官到任，次第都到南豐。各州縣正佐貳官，陸續都到。李俊，二張，三阮，二童，已將州務交代，盡到南豐相敘。陳安撫，衆官，及宋江以下一百單八個頭領，及河北降將，都在南豐設太平宴，慶賀衆將官僚，賞勞三軍將佐。宋江教公孫勝，喬道清主持醮事，打了七日七夜醮事，超度陣亡軍將，及淮西屈死冤魂。醮事方完，忽報孫安患暴疾，卒於營中。宋江悲悼不已，以禮殯殮，葬於龍門山側。喬道清因孫安死了，十分痛哭，對宋江說道：『孫安與貧道同鄉，又與貧道最厚，他爲父報仇，因而犯罪，陷身於賊，蒙先鋒收錄他，指望日後有個結果，不意他中道而死。貧道得蒙先鋒收錄，亦是他來指迷。今日他死，貧道何以爲情？喬某蒙二位先鋒厚恩，銘心鏤骨，終難補報。願乞骸骨歸田，以延殘喘。』馬靈見喬道清要去，也來拜辭宋江：『懇求先鋒允放馬某與喬法師同往。』宋江聽說，慘然不樂，因二人堅意要去，十分挽留不住，宋江只得允放。乃置酒餞別。公孫勝在傍，只不做聲。喬道清，馬靈拜辭了宋江，公孫勝，又去拜辭了陳安撫。二人飄然去了。後來喬道清，馬靈都到羅真人處，從師學道，以終天年。

陳安撫招撫賑濟淮西諸郡軍民已畢。那淮西乃淮濱之西，因此宋人叫宛州，南豐等處是淮西。陳安撫傳令，教先鋒頭目，收拾朝京。軍令傳下，宋江一面先發中軍軍馬，護送陳安撫，俟參謀，羅武諭起行，

一面着令水軍頭領，乘駕船隻，從水路先回東京，駐札聽調。宋江教蕭讓撰文，金大堅鐫石勒碑，以記其事，立石於南豐城東龍門山下，至今古蹟尙存。降將胡俊，胡顯置酒餞別宋先鋒。後來宋江入朝，將胡俊，胡顯反邪歸正，招降二將之功，奏過天子，特授胡俊，胡顯爲東川水軍團練之職，此是後話。

當下宋江將兵馬分作五起進發，尅日起行，軍士除留下各州縣鎮守外，其間亦有乞歸田里者。現今兵馬共十餘萬，離了南豐，取路望東京來。軍有紀律，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；百姓香花燈燭，價拜送。於路行了數日，到一個去處，地名秋林渡。那秋林渡在宛州屬下內鄉縣秋林山之南。那山泉石佳麗，宋江在馬上遙看山景，仰觀天上，見空中數行塞鴈，不依次序，高低亂飛，都有驚鳴之意。宋江見了，心疑作怪；又聽的前軍喝采，使人去問緣由，飛馬回報，原來是『浪子』燕青，初學弓箭，向空中射鴈，箭箭不空。卻纔須臾之間，射下十數隻鴻鴈，因此諸將驚訝不已。宋江教喚燕青來。只見燕青彎弓插箭，卽飛馬而來，背後馬上捎帶死鴈數隻，來見宋江，下馬離鞍，立在一邊。宋公明問道：「恰纔你射鴈來？」燕青答道：「小弟初學弓箭，見空中一羣鴈過，偶然射之，不想箭箭皆中。」宋江道：「爲軍的人，學射弓箭，是本等的事。射的親是你能處。我想賓鴻避寒，離了天山，銜蘆過關，趁江南地煖，求食稻粱，初春方回。此賓鴻仁義之

禽，或數十，或三五十隻，遞相謙讓，尊者在前，卑者在後，次序而飛，不越羣伴；遇晚宿歇，亦有當更之報。且雄失其雌，雌失其雄，至死不配。此禽仁義禮智信，五常俱備；空中遙見死鴈，盡有哀鳴之意，失伴孤鴈，並無侵犯，此爲仁也；一失雌雄，死而不配，此爲義也；依次而飛，不越前後，此爲禮也；預避鷹雕，銜蘆過關，此爲智也；秋南春北，不越而來，此爲信也。此禽五常足備之物，豈忍害之？天上一羣鴻鴈相呼而過，正如我等弟兄一般。你卻射了那數隻，比俺兄弟中失了幾個，衆人心內如何？兄弟今後不可害此禮義之禽。」
燕青默默無語，悔罪不及。宋江有感於心，在馬上口占詩一首：

山嶺崎嶇水渺茫，

橫空鴈陣兩三行。

忽然失卻雙飛伴，

月冷風清也斷腸。

宋江吟詩罷，不覺自己心中淒慘，觀物傷情。當晚屯兵於秋林渡口。宋江在帳中，因復感歎燕青射鴈之事，心中納悶，叫取過紙筆，作詞一首：

楚天空闊鴈離羣，萬里恍然驚散。自顧影欲下寒塘，正草枯沙淨，水平天遠。寫不成書，只寄的相思一點。暮日空濛，曉煙古澹，訴不盡許多哀怨。揀盡蘆花無處宿，歎何時玉關重見。嘹唳憂愁鳴

咽，恨江渚難留戀。請觀他春晝歸來，畫梁雙燕。

宋江寫畢，遞與吳用，公孫勝看。詞中之意，甚有悲哀憂戚之思，宋江心中，鬱鬱不樂。當夜吳用等，設酒口餽，盡醉方休。次日天明，俱各上馬，望南而行。路上行程，正值暮冬，景物淒涼。宋江於路，此心終有所感。不則一日，回到京師，屯駐軍馬於陳橋驛，聽候聖旨。

且說先是陳安撫並侯參謀中軍人馬入城，已將宋江等功勞，奏聞天子，報說宋先鋒等諸將兵馬，班師回京，已到關外。陳安撫前來啓奏，說宋江等諸將征戰勞苦之事，天子聞奏，大加稱贊。陳瓘、侯蒙、羅戢各封陞官爵，欽賞銀兩緞疋，傳下聖旨，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見，都教披掛入城。有詩爲證：

去時三十六，回來十八雙。

縱橫千萬里，談笑卻還鄉。

且說宋江等衆將一百八人，遵奉聖旨，本身披掛，戎裝革帶，頂盔掛甲，身穿錦襖，懸帶金銀牌面，從東華門而入，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，拜舞起居，山呼萬歲。皇上看了宋江等衆將英雄，盡是錦袍金帶，惟有吳用，公孫勝，魯智深，武松身着本身服色，天子聖意大喜，乃曰：『寡人多知卿等征進勞苦，勦寇用心，』

中傷者多，寡人甚爲憂戚。」宋江再拜奏道：「托聖上洪福齊天，臣等衆將雖有金傷，俱各無事。今元凶授首，淮西平定，實陛下威德所致，臣等何勞之有。」再拜稱謝奏道：「臣等奉旨，將王慶獻俘闕下，候旨定奪。」天子降旨：「着法司會官，將王慶凌遲處決。」宋江將蕭嘉穗用奇計克復城池，保全生靈，有功不伐，超然高舉。天子稱獎道：「皆卿等忠誠感動。」命省院官訪取蕭嘉穗赴京擢用。宋江叩頭稱謝。那些省院官，那個肯替朝廷出力，訪問賢良？此是後話。

是日，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計議封爵。太師蔡京、樞密童貫商議奏道：「目今天下尙未靜平，不可陞遷。且加宋江爲「保義郎」，帶御器械，正受「皇城使」，副先鋒盧俊義加爲「宣武郎」，帶御器械，行宮「團練使」；吳用等三十四員，加封爲「正將軍」；朱武等七十二員，加封爲「偏將軍」；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。」天子准奏，仍勅與省院衆官，加封爵祿，與宋江等支給賞賜。宋江等就於文德殿頓首謝恩。天子命光祿寺大設御宴，欽賞宋江錦袍一領，金甲一副，名馬一匹；盧俊義以下，賞賜有差。盡於內府關支。宋江與衆將謝恩已罷，盡出宮禁，都到西華門外，上馬回營。一行衆將，出的城來，直至行營安歇，聽候朝廷委用。

當日法司奉旨會官，寫了犯由牌，打開囚車，取出王慶，判了『剮』字，擁到市曹。看的人壓肩疊背，也有唾罵的，也有嗟歎的。那王慶的父王晝及前妻丈人等諸親眷屬，已於王慶初反時收捕，誅夷殆盡。今日只有王慶一個，簇擁在刀劍林中。兩聲破鼓響，一棒碎鑼鳴，鎗刀排白雪，皂纛展烏雲。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，恰好午時三刻，將王慶押到十字路頭，讀罷犯由，如法凌遲處死。看的人都道：

此是惡人榜樣，

到底駢首戕身。

若非犯着十惡，

如何受此極刑？

當下監斬官將王慶處決了當，梟首施行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宋江衆人，受恩回營，次日，只見公孫勝直至行營中軍帳內，與宋江等衆人，打了稽首，便稟宋江道：『向日本師羅真人囑咐小道，令送兄長還京之後，便回山中。今日兄長功成名遂，貧道就今拜別仁兄，辭別衆位，便歸山中，從師學道，侍養老母，以終天年。』宋江見公孫勝說起前言，不敢翻悔，潸然淚下，便對公孫勝道：『我想昔日弟兄相聚，如花始開；今日弟兄分別，如花零落。吾雖不敢負汝前言，心中豈忍分別？』公孫勝道：『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，便是寡情薄意。今來仁兄功成名遂，只得曲允。』宋

江再四挽留不住，便乃設一筵宴，令衆弟兄相別，筵上舉杯，衆皆歎息，人人灑淚，各以金帛相贖。公孫勝推卻不受，衆兄弟只顧打拴在包裹。次日，衆皆相別。公孫勝穿上麻鞋，背上包裹，打個稽首，望北登程去了。宋江連日思憶，淚如雨下，鬱鬱不樂。

時下又值正旦節相近，諸官準備朝賀。蔡太師恐宋江人等都來朝賀，天子見之，必當重用，隨即奏聞天子，降下聖旨，使人當住，只教宋江、盧俊義兩個有職人員，隨班朝賀，其餘出征官員，俱係白身，恐有驚御，盡皆免禮。是日正旦，百官朝賀，宋江、盧俊義俱各公服，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，隨班行禮。是日駕坐紫宸殿受朝，宋江、盧俊義隨班拜罷，於兩班侍下，不待上殿，仰觀殿上，玉簪珠履，紫綬金章，往來稱觴獻壽，自天明直至午牌，方始得霑謝恩御酒。百官朝散，天子駕起，宋江、盧俊義接着內卸了公服，幘頭，上馬回營，面有愁顏赧色。吳用等義出，衆將見宋江面帶憂容，心悶不樂，都來賀節。百餘人拜罷，立於兩邊，宋江低首不語。吳用問道：『兄長今日朝賀天子回來，何以愁悶？』宋江歎口氣道：『想我生來八字淺薄，命運蹇滯，破遼平寇，東征西討，受了許多勞苦，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，因此愁悶。』吳用答道：『兄長既知造化未通，何故不樂？萬事分有，不必多憂。』『黑旋風』李逵道：『哥哥，好沒尋思！當初在梁山泊裏，

不受一個的氣，卻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，討得招安了，卻惹煩惱。放着兄弟們都在這裏，再上梁山泊去，卻不快活！」宋江大喝道：「這黑禽獸又來無禮！如今做了國家臣子，都是朝廷良臣。你這厮不省得道理，反心尙兀自未除！」李逵又應道：「哥哥不聽我說，明朝有的氣受哩！」衆人都笑，且捧酒與宋江添壽。是日只飲到二更，各自散了。次日引十數騎馬入城，到宿太尉、趙樞密，並省院各言處賀節，往來城中觀看者甚衆。就裏有人對蔡京說知此事。次日，奏過天子，傳旨教省院出榜禁約，於各城門上張掛：「但凡一應出征官員將軍頭目，許於城外下營屯札，聽候調遣；非奉上司明文呼喚，不許擅自入城。如違，定依軍令擬罪施行。」差人齎榜，逕來陳橋門外張掛榜文。有人看了，逕來報知宋江。宋江轉添愁悶，衆將得知，亦皆焦躁，盡有反心，只礙宋江一個。

且說水軍頭領特地來請軍師吳用商議事務。吳用去到船中，見了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阮家三昆仲，俱對軍師說道：「朝廷失信，奸臣弄權，閉塞賢路。俺哥哥破了大遼，勦滅田虎，如今又平了王慶，止得個「皇城使」做，又未曾陞賞我等衆人。如今倒出榜文，來禁約我等，不許入城。我想那夥奸臣，漸漸的待要拆散我們弟兄，各調開去。今請軍師自做個主張；若和哥哥商量，斷然不肯。就這裏殺將起來，把東京

劫掠一空，再回梁山泊去，只是落草倒好。』吳用道：『宋公明兄長，斷然不肯。你衆人枉費了力，箭頭不發，努折箭桿。自古蛇無頭而不行，我如何敢自主張？』這話須是哥哥肯時，方纔行得；他若不肯做主張，你們要反，也反不出去。』六個水軍頭領，見吳用不敢主張，都做聲不得。吳用回至中軍寨中，來與宋江閒話，計較軍情，便道：『仁兄往常千自由，百自在，衆多弟兄亦皆快活。自從受了招安，與國家出力，爲國家臣子，不想倒受拘束，不能任用，兄弟們都有怨心。』宋江聽罷，失驚道：『莫不誰在你行說甚來？』吳用道：『此是人之常情，更待多說？』古人云：『富與貴，人之所欲；貧與賤，人之所惡。』觀形察色，見貌知情。』宋江道：『軍師，若是弟兄們但有異心，我當死於九泉，忠心不改。』次日早起，會集諸將，商議軍機，大小人等都到帳前，宋江開話道：『俺是鄆城小吏出身，又犯大罪，托賴你衆弟兄扶持，尊我爲頭，今日得爲臣子。』自古道：『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』雖然朝廷出榜禁治，理合如此。汝諸將士，無故不得入城。我等山間林下，鹵莽軍漢極多，倘或因而惹事，必然以法治罪，卻又壞了聲名。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，倒是幸事。你們衆人，若嫌拘束，但有異心，先當斬我首級，然後你們自己去行事；不然，吾亦無顏居世，必當自刎而死，一任你們自爲。』衆人聽了宋江之言，俱各垂淚設誓而散。有詩爲證：

誰向西周懷好音，
公明忠義不移心。

當時羞殺秦長脚，
身在南朝心在金。

宋江諸將，自此之後，無事也不入城。看看上元節至，東京年例，大張燈火，慶賞元宵，諸路盡做燈火，於各衙門點放。且說宋江營內『浪子』燕青，自與樂和商議：『如爲東京點放花燈火戲，慶賞豐年，今上天子，與民同樂。我兩個更換些衣服，潛地入城，看了便回。』只見有人說道：『你們看燈，也帶挈我則個！』燕青看見，卻是『黑旋風』李逵。李逵道：『你們瞞着我，商量看燈，我已聽了多時。』燕青道：『和你去打緊；只喫你性子不好，必要惹出事來。現今省院出榜，禁治我們，不許入城。倘若和你入城去看燈，惹出事端，正中了他省院之計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，都依着你行！』燕青道：『明日換了衣巾，都打扮做客人相似，和你入城去。』李逵大喜。次日都打扮做客人，伺候燕青同入城去。不期樂和懼怕李逵，潛與時遷先入城去了。燕青灑脫不開，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燈，不敢從陳橋門入去，大寬轉卻從封丘門入城。兩個手厮挽着，正投桑家瓦來。來到瓦子前，聽的勾欄內鑼響，李逵定要入去，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裏，聽的上面說平話，正說三國志，說到關雲長刮骨療毒。當時有雲長左臂中箭，箭毒

入骨。醫人華陀道：『若要此疾毒消，可立一銅柱，上置鐵環，將臂膊穿將過去，用索拴牢，割開皮肉，去骨三分，除卻箭毒，卻用油線縫攏，外用敷藥貼了，內用長托之劑，不過半月，可以平復如初；因此極難治療。』關公大笑道：『大丈夫死生不懼，何況隻手？不用銅柱鐵環，只此便割何妨！』隨即叫取棋盤，與客弈棋，伸起左臂，命華陀刮骨取毒，面不改色，對客談笑自若。正說到這裏，李達在人叢中高叫道：『這個正是好男子！』衆人失驚，都看李達。燕青慌忙攔道：『李大哥，你怎地好村勾欄瓦舍，如何使得大驚小怪這等唻！』李達道：『說到這裏，不由人喝采！』燕青拖了李達便走。兩個離了桑家瓦，轉過串道，只見一個漢子飛磚擲瓦，去打一戶人家。那人家道：『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散了二次，不肯還錢，顛倒打我屋裏。』『黑旋風』聽了，路見不平，便要去打。燕青務死抱住，李達睜着雙眼，要和他厮打的意思。那漢子便道：『俺自和他有帳討錢，干你甚事？』即要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，你他惹我。到那裏去他是死，要打便和你厮打，死在這裏，也得一口好棺材。』李達道：『卻是甚麼下江南？不曾聽的點兵調將。』燕青且勸開了鬧，兩個厮挽着，轉出串道，離了小巷，見一個小小茶肆，兩個入去裏面，尋副座頭，坐了喫茶。對席有個老者，便請會茶，開口論閒話。燕青道：『請問老丈，卻纔巷口一個軍漢厮打，他說道要跟張招討』

下江南，早晚要去出征，請問端的那裏去出征？那老人道：『客人原來不知。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，佔了八州二十五縣，從睦州起，直至潤州，自號爲一國，早晚來打揚州。因此朝廷已差下張招討，劉都督去勦捕。』

燕青，李逵聽了這話，慌忙還了茶錢，離了小巷，逕奔出城，回到營中，來見軍師吳學究，報知此事。吳用見說，心中大喜，來對宋先鋒說知江南方臘造反，朝廷已遣張招討領兵。宋江聽了道：『我等諸將軍馬，閒居在此，甚是不宜；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，令其於天子前保奏，我等情願起兵，前去征進。』當時會集諸將商議，盡皆歡喜。次日，宋江換了些衣服，帶領燕青，自來說此一事。逕入城中，直至太尉府前下馬。正值太尉在府，令人傳報，太尉聞知，忙教請進。宋江來到堂上，再拜起居。宿太尉道：『將軍何事，更衣而來？』宋江稟道：『近因省院出榜，但凡出征官軍，非奉呼喚，不敢擅自入城。今日小將私步至此，上告恩相。聽的江南方臘造反，佔據州郡，擅改年號，侵至潤州，早晚渡江，來打揚州。宋江等人馬久閒，在此屯札不宜。某等情願部領兵馬，前去征勦，盡忠報國，望恩相於天子前題奏則個。』宿太尉聽了大喜道：『將軍之言，正合吾意。下官當以一力保奏。將軍請回，來早宿某具本奏聞，天子必當重用。』宋江辭了太尉，

自回營寨，與衆兄弟說知。

卻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，見天子在披香殿與百官文武計事，正說江南方臘作耗，佔據八州二十五縣，改年建號，如此作反，自霸稱尊，目今早晚兵犯揚州。天子乃曰：『已命張招討、劉都督征進，未見次第。』宿太尉越班奏曰：『想此草寇，既成大患，陛下已遣張總兵、劉都督，再差征西得勝宋先鋒，這兩支軍馬爲前部，可去勦除，必幹大功。』天子聞奏大喜，急令使臣宣省院官聽聖旨。當下張招討從耿二參謀，亦行保奏，要調宋江這一千人馬爲前部先鋒。省院官到殿，領了聖旨，隨即宣取宋先鋒、盧先鋒，直到披香殿下，朝見天子。拜舞已畢，天子降勅封宋江爲平南都總管，征討方臘正先鋒；封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，平南副先鋒；各賜金帶一條，錦袍一領，金甲一副，名馬一騎，綵段二十五表裏；其餘正偏將佐，各賜段疋銀兩，待有功次，照名陞賞，加受官爵；三軍頭目，給賜銀兩，都就於內務府關支，定限目下出師起行。宋江、盧俊義領了聖旨，就辭了天子。皇上乃曰：『卿等數內，有個能鑄玉石印信金大堅，又有個能識良馬皇甫端，留此二人，駕前聽用。』宋江、盧俊義承旨，再拜謝恩，出內上馬回營。

宋江、盧俊義兩個在馬上歡喜，並馬而行的城來，只見街市上一個漢子，手裏拿着一件東西，兩

條巧棒，中穿小索，以手牽動，那物便響。宋江見了，卻不識的，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：『此是何物？』那漢子答道：『此是胡敲也。用手牽動，自然有聲。』宋江乃作詩一首：

一聲低了一聲高，
嘹唳聲音透碧霄。

空有許多雄氣力，
無人提挈謾徒勞。

宋江在馬上與盧俊義笑道：『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，空有冲天的本事，無人提挈，何能振響。』盧俊義道：『兄長何故發此言？據我等胸中學識，不在古今名將之下；如無本事，枉自有人提挈，亦作何用？』宋江道：『賢弟差矣！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，如何能勾天子重用，爲人不可忘本！』盧俊義自覺失言，不敢回話。

兩個回到營寨，陞帳而坐，當時會集諸將，除女將瓊英因懷孕染病，留下東京，着葉清夫婦伏侍，請醫調治外，其餘將佐，盡教收拾鞍馬衣甲，準備起身，征討方臘。後來瓊英病痊，彌月，產下一個面方耳大的兒子，取名叫做張節。次後聞得丈夫被賊將厲天閏殺死於獨松關，瓊英哀慟昏絕，隨即同葉清夫婦，親自到獨松關，扶柩到張清故鄉彰德府安葬。葉清又因病故，瓊英同安氏老嫗，苦守孤兒。張節長大，跟